

治未病·治已病·防复发：解码成都“诉源治理”

伟大变革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吴光于)一边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矛盾纠纷不断涌现,一边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不断提高,矛盾怎么破?成都法院用近6年“诉源治理”的探索,交出一份司法机关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答卷。

延伸司法触角“治未病”

祝增巧是成都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在法院工作29年。她熟悉基层情况,办过的案件服判息诉率超过99%。彭州十里八乡的人们称呼她为“巧姐”。与印象中正襟危坐的法官不同,祝增巧的许多工作是在走村入户中完成的。

2019年7月,彭州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在淌江河上游施工,导致河流断水,下游丹景山镇300个鱼塘饲养的鲈鱼死亡。村民将死鱼抬到旅游公司,要求赔偿100万元。为防止冲突升级,政府工作人员赶紧联系丹景山法庭,赶到现场后,祝增巧先提出实地查看受损情况并取证,村民慢慢冷静下来。那天她和同事忙到夜里10点,之后法庭又与当地党

委政府、职能部门一起为双方主持调解,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旅游公司赔偿养殖户33万元损失。一起涉众的矛盾纠纷通过“诉源治理”得以“无讼”化解。

法官主动走出法院大门,在矛盾纠纷发生的一线化解矛盾,是“诉源治理”的一大特点。

在乡村“熟人社区”培育发展“五老”调解员、说事评理员,在城市“陌生社区”探索开展“社工调解”、创建“无讼社区”……通过“诉源治理”,成都法院正深度嵌入到社会治理中。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里赞认为,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能充分发挥司法的指引、评价和预测作用,有助于提升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高效解纷裁判“治已病”

今年4月28日,一张来自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书让上海一家小微企业吃了“定心丸”。2017年,该企业与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对方拖欠10万多元货款迟迟不付。无奈之下,他们将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

考虑疫情影响下的诉讼时间和经济成本,承办法官积极组织双方调解。4月28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承诺分两期向原告

支付完货款。同时,法院还通过绿色通道在当天完成了司法确认。“通过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如果对方依然拒不支付货款,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官表示。

高效的诉前调解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解决了实质问题。如今,成都法院与综治、公安、住建、社会保障、司法行政等部门共同建立了“9+N”个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解纷平台,实现约80%的劳资纠纷化解于仲裁前置程序,约96%的道交纠纷诉前化解。

诉前调解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于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案件则进入诉讼程序。“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升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需要人民法院有力统筹诉外与诉内两大维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郭彦说。

近年来,通过研判诉讼背景、矛盾成因和纠纷态势,成都法院设定了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各类案件的繁简分流标准,确保“简案快办、难案精审”。

治理衍生案件“防复发”

近日,成都新都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

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过程中,了解到该小区其余90户业主与该案情况相同,承办法官主动联系90户案件的当事人集中释明,并组织购房户和开发商进行协调沟通。最终,该批90个案件在一天内全部达成调解。

治理衍生案件,是当前成都“诉源治理”的又一重点。目前成都法院正推行类案强制检索制度和判后释疑制度,探索建立了诚信上诉、防范恶意诉讼和上诉风险第三方中立评估、判后自动即时履行引导机制。

2021年12月,成都司法释明中心统一挂牌并运行,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司法裁判,自觉履行裁判义务。“只有坐得近了、解释到位了,才能让当事人赢得明白、输得信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冷雅民说。

截至目前,成都司法释明中心已接待释明案件2107件,当事人明确表示息诉服判836件,引导当事人履行裁判义务290件。

自201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探索以来,“诉源治理”在成都已经走过了近6年时间,形成了深化“诉源治理”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线融合”的格局,非诉讼解纷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



“八路军故乡”的好日子

老区新貌

新华社太原5月23日电(记者魏飏)上午9点,93岁的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砖壁村村民肖江河吃过早饭后,来到家附近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砖壁旧址。“过去进村只有一条很窄的山路,毛驴背上驮着口袋,过去后蹭的都是土。”

一面靠山、三面临崖的奇特地形,让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砖壁村成为八路军总部驻地的绝佳选择。1940年,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指挥部就设在砖壁村。肖江河曾担任儿童团团长,在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给驻扎在此的八路军站岗放哨。

从教师岗位退休后30多年来,只要身体允许,肖江河一直在为参观者讲述八路军在砖壁村的故事。“当年的进村小路已经大变了,成了一条双向两车道的柏油马路。”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八路军故乡”。当年只有14万人口的武乡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1.4万多人参军参战,2万多人为国捐躯。作为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武乡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旅游发展。

砖壁村党支部书记李丽杰说,越来越多人知道了砖壁村,人们来这里回忆抗战的艰辛,感悟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很多游客还会在村里住上几天;如今村里已经有38家农家乐,25个民宿院落。46岁的张国兵是“农家乐第十号饭店”的男主人,他说:“现在虽然不算旺季,但每天也有四五十人来用餐。”

李丽杰告诉记者,发展旅游给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2010年砖壁村人均收入仅为2640元,2021年达到了将近9000元。

在距离砖壁村13公里的王家峪村,游客中心和宾馆已经落成,新修建的广场满眼

绿植,路边工人师傅正在调试路灯和进行墙面美化。抗战时期,王家峪村曾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多年来人们慕名而来。

“这两年村里建设改造力度非常大。”王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文说,得益于上级资金扶持,村里110多户村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和村内环境污染问题。

30多户村民自制的千层鞋底儿、棉布老虎、八路军娃娃、红星杨挂坠等工艺品,以及自家种的小杂粮吸引了外地游客购买。李志文说,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相信越来越多村民会吃上“旅游饭”。

变化的不只是村容村貌。在下北漳村

村民暴晋先眼里,村子美了,村民的素质也提高了。谈到过去,暴晋先说,村里没人住的老宅房顶都是塌的,村里道路遍地垃圾。“现在村子犄角旮旯都干干净净,人们都说下北漳村变美了。”

下北漳村党支部书记李志亮说,相比砖壁村和王家峪村,下北漳村的红色气质有着独特的“文艺范儿”。1940年初,前方鲁迅艺术学校在下北漳村成立,在太行山根据地形成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队伍,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创作热潮。

如今,修葺一新的下北漳村“前方鲁艺”旧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5月中旬,记者见到驻村的讲解员赵蕾,她告诉记者,一上午就接待了来自省內外的三

批参观者,人们一致的感觉是村庄虽然小,但是精致、清新。

旅游还带动了土特产销路。近年来,村民家里的小米、蜂蜜等特色产品成为重要的增收“宝贝”。

2021年,武乡“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农家乐+土特产销售”旅游新业态共带动2105户6489人就业增收。搭乘红色旅游的快车,“小米加步枪、好米在武乡”的名气越来越大,近年来谷子年种植规模稳定在10万亩,年产量达4000多万斤,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

初夏时节,行走在武乡山间宽阔平整的道路上,一幅青山绿水的太行画卷徐徐展开,红色旅游带来的全新改变仍在继续。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考察到来的昭觉县,正是“悬崖村”所在的县,当地孩子曾经上学要爬藤梯。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悬崖村”和当地的孩子。2017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特别讲到了“悬崖村”,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绝大多数去过了,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凉山会尽快去。

这次考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年前的约定。在这段从三河村村民家座谈结束回程的路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关切地了解“悬崖村”的近况,边走边问当地干部:“‘悬崖村’是不是你们县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准备怎么搬迁?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适当发展乡村旅游。”

陪同考察的当地干部将“悬崖村”和三河村的易地搬迁和乡村旅游规划图拿给总书记看。

得知当地已经把包括“悬崖村”在内的村庄易地搬迁和乡村旅游列上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你们要拿回去,我好好看。”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站下来说话,刚才打招呼的两个彝族小朋友跑上前,依依不舍围绕在习近平总书记身旁。“总书记一点没有生气,还微笑着摸了两个孩子的脸。”洛古次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很暖心。

为了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乘车往返用了4个多小时。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地处海拔2500米的山梁之上。家家户户的院墙和房屋都用泥土垒成,一道道裂缝让人揪心。

在三河村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吉木子洛老阿妈家和当地群众展开了一场“火塘对话”。

“我一直牵挂着彝族同胞。大小凉山,我一直都想来这个地方,身临其境更有感触。”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火塘边的知心话,让彝村百姓倍感温暖。

总书记为当地脱贫攻坚开出良方——继续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业,加强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兑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

“满山花儿在等待,美酒飘香在等待,珍贵的朋友、朋友,请你留下来、留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三河村又去了附近的火普村考察,离开时,彝族群众排起长长的队伍,齐声高唱《留客歌》。深情的旋律,在大凉山上空久久回荡……

(新华社记者侯雪静)

数字重塑贵州

(上接1版)“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成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增长极。”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说,大数据已成为贵州市场主体增长最快的领域,涌现出了诸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重塑开放格局,新基建成连接器

先进的大数据出现在欠发达的贵州,这样的反差令人好奇。撕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标签,作为我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正“快速更新”。

适宜的气候、充足的电力、稳定的地质结构,让贵州超前部署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今,贵州的重点数据中心达到25个,其中超大型数据中心11个,是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也是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

今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贵州是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贵安新区成为重点打造的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

来到中国联通贵安云数据中心,一排排机柜排列有序,机房里的“数据大脑”稳定运行。中国联通贵州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程军方说,他们今年将投资近15亿元启动项目二期建设,数据中心的机架将从目前的3000个扩容到近1万个。

从闭塞落后到打开格局,不沿海的贵州找到了新“蓝海”,扩大了“朋友圈”。在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贵州大数据产业签约项目144个,投资金额超500亿元,吸引23个国家和地区9567名嘉宾参会,与会人数近10万人。

重塑追赶信心,新场景成加速器

“时不我待,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在5月20日召开的一场线上5G场景应用供需对接会上,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刘接林言辞恳切。

贵州大数据发展有过高光时刻,也有过低谷,在“取势”引领潮流之后,“取实”显得更为重要。按照“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的新使命,“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新定位,贵州正奋力当好探路者。

2015年挂牌运营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曾在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上进行探索。今年进入优化提升阶段后,截至5月17日,平台上已注册数据商203家,上架数据产品268个,累计完成交易55笔,完成交易额3885.79万元。

作为未来贵州的数字产业和人才集聚区、数字场景应用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展示区,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去年底拉开大幕。目前,这里的建设、招商正如火如荼,到今年4月底,已累计注册企业126家。

今年,贵州还要实施数字政府大建设行动,探索创新数字化治理新模式,持续推进大中台、大系统建设,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继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

当前,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过去贵州大数据发展“抢先机”,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未来贵州大数据发展“抢新机”,朝着实现“从1到N”的裂变迈进。

新华社贵阳5月24日电